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十回 移妻換妾鬼神奇

詞云：齏菜瓶翻莫救，葡萄架倒難支。閨內烽煙何日靖，報雲死後班師。  
欲使婦人不妒，除非闔盡男兒。  
醋有新陳二種，其間酸味同之。  
陳醋只聞妻妒妾，近來妾反先施。  
新醋更加有味，唇邊嘔盡胭脂。

這首詞名為《何滿子》，單說婦人吃醋一事。人只曉得醋乃妒之別名，不知這兩個字也還有些分辨。「妒」字從才貌起見，是男人、女子通用得的；「醋」字從色慾起見，是婦人用得著、男子用不著的。雖然這兩個名目同是不相容的意思，究竟咀嚼起來，妒是個歪字眼，醋是件好東西。當初古人命名，一定有個意思，開門七件事，醋是少不得的，婦人主中饋，凡物都要先嘗，吃醋是她本等，怎麼比做爭鋒奪寵之事？要曉得爭鋒爭得好，奪寵奪得當，也就如調和飲食一般，醋用得不多不少，那吃的人就但覺其美而不覺其酸了；若還不當爭而爭，不當奪而奪，只顧自己不管別人，就如性喜吃酸的婦人安排飲食，只向自己的心，不管別人的口，當用鹽醬的都用了醋，那吃的人自然但覺其酸而不覺其美了。可見「吃醋」二字，不必盡是妒忌之名，不過說它酸的意思，就如秀才慳吝，人叫他酸子的一般。

究竟婦人家這種醋意，原是少不得的。當醋不醋謂之失調；要醋沒醋謂之口淡。怎叫做當醋不醋？譬如那個男子，是姬妾眾的，外遇多的，若有個會吃醋的妻子鉗束住了，還不至於縱欲亡身；若還見若不見，聞若不聞，一味要做女漢高，豁達大度，就像飲食之中，有油膩而無齏鹽，多甘甜而少酸辣，吃了必致傷人，豈不叫做失調？怎叫做要醋沒醋？譬如富貴人家，珠翠成行，釵環作隊，若有個會吃醋的妻子夾在中間，愈加覺得津津有味；若還聽我自去，由我自來，不過像個家鴿母迎商奉客，譬如飲食之中，但知魚肉之腥羶，不覺珍饈之貴重，滋味甚是平常，豈不叫做口淡？只是這件東西，原是拿來和作料的，不是拿來壞作料的，譬如藥中的飲子，姜只好用三片，棗只好用一枚，若用多了，把藥味都奪了去，不但無益，而反有損，那服藥的人，自然容不得了。

從來婦人吃醋的事，戲文、小說上都已做盡，哪裡還有一樁剩下來的？只是戲文、小說上的婦人，都是吃的陳醋，新醋還不曾開壇，就從我這一回吃起。陳醋是大吃小的，新醋是小吃大的。做大的醋小，還有幾分該當，就酸也酸得有文理。況且她說的話，丈夫未必心服，或者還有幾次醋不著的；惟有做小的人，倒轉來醋大，那種滋味，酸到個沒理的去處，所以更覺難當。況且丈夫心上，愛的是小，厭的是大。她不醋就罷，一醋就要醋著了。區區眼睛看見一個，耳朵聽見一個。

眼睛看見的是浙江人，不好言其姓氏，丈夫因正妻無子，四□歲上娶了一個美妾。這妾極有內才，又會生子，進門之後，每年受一次胎，只是小產的多，生得出的少。她又能鉗制丈夫，使他不與正妻同宿。一日正妻五旬壽誕，丈夫稟命於她，說：「大生日比不得小生日，不好教她守空房。我權過去宿一晚，這叫做『百年難遇歲朝春』，此後不以為例就是了。」其妾變下臉來道：「你去了，何須對我說得！」她這句話是煞氣的聲口，原要激他中止的。誰想丈夫要去的心慌，就是明白禁止，尚且要矯詔而行。何況得了這個似溫不嚴的旨意，哪裡還肯認做假話，調過頭去竟走。其妾還要喚他轉來，不想才走進房，就把門窗緊閉，同上牙牀，大做生日去了。□年割絕的夫妻，一旦湊成一處，在妻子看了，不消說是久旱逢甘雨；在丈夫看了，也只當是他鄉遇故知，誠於中而形於外，自然有許多聲響做出來了。

其妾在門外聽見，竟當作一樁怪事，不說她的丈夫被我占來□年，反說我的丈夫被她奪去一夜。要勉強熬到天明。與丈夫廝鬧，一來□年不曾獨宿，捱不過長夜如年；二來又怕做大的趁這一夜工夫，把□年含忍的話在枕邊發洩出來，使丈夫與她離心離德。想到這個地步，真是一刻難容，要叫又不好叫得，就生出一個法子，走到廚下點一盞燈，拿一把草，跑到豬圈屋裡放起火來，好等丈夫睡不安寧，起來救火。她的初意只說豬圈屋裡沒有什麼東西，拚了這間破房子，做個火攻之計，只要嚇得丈夫起來，救滅了火，依舊扯到她房裡睡，就得計了。不想水火無情，放得起，澆不息，一夜直燒到天明，不但自己一份人家化為灰燼，連四鄰八舍的屋宇都變為瓦礫之常次日丈夫拷打丫鬟，說：「為什麼夜頭夜晚點燈到豬圈裡去？」只見許多丫鬟眾口一詞，都說：「昨夜不曾進豬圈，只看見二娘立在大娘門口，悄悄地聽了一會，後來慌忙急促走進廚房，一隻手拿了燈，一隻手抱了草走到後面去，不多一會，就火著起來，不知什麼緣故？」丈夫聽了這些話，才曉得是奸狠婦人做出來的歹事。

後來鄰舍知道，人人切齒，要寫公呈出首，丈夫不好意思，只得私下擺佈殺了。這一個是區區目擊的，乃崇禎九年之事。

耳聞的那一個是萬曆初年的人，丈夫叫做韓一卿，是個大富長者，在南京淮清門外居祝正妻楊氏，偏房陳氏。楊氏嫁來時節，原是個絕標緻的女子，只因到二□歲外，忽地染了瘋疾，如花似玉的面龐忽然臃腫，一個美貌佳人變做瘋皮癩子。

丈夫看見，竟要害怕起來，只得另娶了一房，就是陳氏。她父親是個皂隸，既要接人的重聘，又不肯把女兒與人做小，因見一卿之妻染了此病，料想活不久，貪一卿家富，就許了他。陳氏的姿色雖然豔麗，若比楊氏未病之先，也差不得多少，此時進門與瘋皮癩子比起來，自然一個是西施，一個是嫫母了。治家之才，馭下之術，件件都好，又有一種籠絡丈夫的伎倆。進門之夜，就與他斷過：「我在你家，只可與一人並肩，不可使二人敵體，自我進門之後，再不許你娶別個了。」一卿道：「以後自然不娶，只是以前這一個，若醫不好就罷了，萬一醫得好，我與她是結髮夫妻，不好拋撇，少不得一邊一夜，只把心向你些就罷了。」陳氏曉得是決死之症，落得做虛人情，就應他道：「她先來，我後到，凡事自然要讓她。莫說一邊一夜，就是她六我四，她七我三，也是該當的。」從此以後，曉得她醫不好，故意催丈夫贖藥調治，曉得形狀惡賴，丈夫不敢近身，故意推去與她同睡。楊氏只道是個極賢之婦，心上感激不了，凡是該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教誨她。一日對她道：「我是快死的人，不想在他家過日子了，你如今一朵鮮花才開，不可不使丈夫得意。他生平有兩樁毛病，是犯不得的，一犯了他，隨你百般粉飾，再醫不轉。」

陳氏問哪兩樁，楊氏道：「第一樁是多疑，第二樁是慳吝。我若偷他一些東西到翁娘家去，他查出來，不是罵，就是打，定有好幾夜不與我同牀，這是他慳吝的毛病；他眼睛裡再著不得一些嫌疑之事，我初來的時節，滿月之後，有個表兄來問我借銀子，見他坐在面前，不好說得，等他走出去，靠了我的耳朵說幾句私話，不想被他張見。當時不說，直等我表兄去了，與我大鬧，說平日與他沒有私情，為什麼附耳講話？竟要寫休書休起我來。被我再三折辯，方才中止。這樁事至今還不曾釋然，這是他疑心的毛病。我把這兩樁事說在你肚裡，你曉得他的性格，時時刻刻要存心待他，不可露出一些破綻，就離心離德，不好做人家了。」陳氏得了這些秘訣，口中感謝不盡道：「是母親愛女兒也不過如此，若還醫得你好，教我割股也情願。」

卻說楊氏的病，起先一日狠似一日，自從陳氏過門之後，竟停住了。又有個算命先生，說她：「只因丈夫命該剋妻，所以累你生病，如今娶了第二房，你的擔子輕了一半，將來不會死了。」陳氏聽見這句話，外面故意歡喜，內裡好不擔憂，就是她的父親，也巴不得楊氏死了，好等女兒做大，不時弄些東西去浸潤她，誰想終日打聽，再不見個死的消息。

一日來與女兒商量說：「她萬一不死，一旦好起來，你就要受人的鉗制了，倒不如弄些毒藥，早些結果了她，省得淹淹纏纏，教人記掛。」陳氏道：「我也正要如此。」又把算命先生的話與他說了一遍。父親道：「這等，一發該下手了。」就去買了一服毒藥，交與陳氏，陳氏攪在飲食之中，與楊氏吃了，不上一個時辰，發狂發躁起來，舌頭伸得尺把長，眼睛烏珠掛出一寸。陳氏知道著手了，故意叫天叫地，哭個不了。又埋怨丈夫，說他不肯上心醫治。一卿把衣衾棺槨辦得剪齊，只等斷了氣，就好收殮。誰想楊氏的病，不是真正麻瘋，是吃著毒物了起的。

如今以毒攻毒，只當遇了良醫，發過一番狂躁之後，渾身的皮肉一齊裂開，流出幾盆紫血，那眼睛舌頭依舊收了進去。昏昏沉

沉睡過一晚，到第二日，只差得黃瘦了些，形體面貌竟與未病時節的光景一毫不差。再將養幾時，瘋皮癩子依舊變做美貌佳人了。

陳氏見藥她不死，一發氣恨不平，埋怨父親，說他毒藥買不著，錯買了靈丹來，倒把死人醫活了，將來怎麼受制得過？一腳見妻子容貌復舊，自然相愛如初，做定了規矩，一房一夜。陳氏起先還說三七、四六，如今對半均分還覺得吃虧，心上氣忿不了，要生出法來難問她。思量道：「她當初把那兩樁毛病來教導我，我如今就把這兩樁毛病去擺佈她。疑心之事，家中沒有閒雜人往來，沒處下手，只有慳吝之際可乘，她爺娘家不住有人來走動，我且把賊情事冤屈她幾遭，一來使丈夫變變臉，動動手，省得她□分得意；二來多啣幾次氣，也少同幾次房。他兩個鵝蚌相持，少不得是我漁翁得利。先討她些零碎便宜，到後來再算總帳。」計較定了，著人去對父親說：「以後要貴重些，不可常來走動，我有東西，自然央人送來與你。」

父親曉得她必有妙用，果然絕跡不來。一腳隔壁有個道婆居住，陳氏背後與她說過：「我不時有東西丟過牆來，煩你送到娘家去，我另外把東西謝你。」道婆曉得有些利落，自然一口應承。

卻說楊氏的父母見女兒大病不死，喜出望外，不住教人來親熱她。陳氏等她來一次，就偷一次東西丟過牆去，寄與父親。

一腳查起來，只說陳家沒人過往，自然是楊氏做的手腳，偷與來人帶去了。不見一次東西，定與她啣一次氣；啣一次氣，定有幾夜不同牀。楊氏忍過一遭，等得他怒氣將平，正要過來的時節，又是第二樁賊情發作了。冤冤相繼，再沒有個了時。

只得寄信與父母，教以後少來往些，省得累我受氣。父母聽見，也像陳家絕跡不來。一連隔了幾月，家中漸覺平安。鵝蚌不見相持，漁翁的利息自然少了。陳氏又氣不過，要尋別計弄她，再沒有個機會。

一日將晚，楊氏的表兄走來借宿，一腳起先不肯留，後來見城門關了，打發不去，只得在大門之內、二門之外收拾一間空房，等他睡了。一腳這一晚該輪著陳氏，陳氏往常極貪，獨有這一夜，忽然廉介起來，等一腳將要上牀，故意推到楊氏房裡去。一腳見她固辭，也就不敢相強，竟去與楊氏同睡。楊氏又說不該輪著自己，死推硬揀不容他上牀，一腳費了許多氣力，方才鑽得進被。

只見睡到一更之後，不知不覺被一個人掩進房來，把他臉上摸了一把，摸到鬚鬚，忽然走了出去。一腳在睡夢之中被他摸醒，大叫起來道：「房裡有賊！」楊氏嚇得戰戰兢兢，把頭鑽在被裡，再不則聲。一腳就叫丫鬟點起燈來，自己披了衣服，把房裡、房外照了一遍，並不見個人影。丫鬟道：「二門起先是關的，如今為何開著，莫非走出去了不成？」一腳再往外面一照，那大門又是門好的。心上思量道：「若說不是賊，二門為什麼會開？若說是賊，大門又為什麼不開？這樁事好不明白。」

正在那邊躊躇，忽然聽見空房之中有人咳嗽，一腳點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原來是那個淫婦與這個畜生日間有約，說我今夜輪不著她，所以開門相等。及至這個畜生扒上牀去，摸著我的鬚鬚，知道幹錯了事，所以張惶失措，跑了出來。我一向疑心不決，直到今日才曉得是真。」

一腳是個有血性的人，想到這個地步，哪裡還忍得住？就走到咳嗽的所在，將房門踢開，把楊氏的表兄從牀上拖到地下，不分皂白捶個半死。那人問他什麼緣故？一腳只是打，再不說。那人只得高聲大叫，喊：「妹子來救命！」誰想他越喊得急，一腳越打得凶，楊氏是無心的人，聽見叫喊，只得穿了衣服走出來，看為什麼緣故。哪裡曉得那位表兄是從被裡扯出來的，赤條條的一個身子，沒有一件東西不露在外面。起先在暗處打，楊氏還不曉得，後來被一腳拖到亮處來，楊氏忽然看見，才曉得自家失體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掉轉頭來要走，不想一把頭髮已被丈夫揪住，就捺在空房之中，也像令表兄一般，打個不數。楊氏只說自己不該出來，看見男子出身露體，原有可打之道，還不曉得那樁冤情。直等陳氏教許多丫鬟把一腳扯了進去，細問緣由，方才說出楊氏與她表兄當初附耳綢繆、如今暗中摸索的說話。陳氏替她苦辨，說：「大娘是個正氣之人，決無此事。」一腳只是不聽。

等到天明要拿姦夫，與楊氏一齊送官，不想那人自打之後，就開門走了。一腳寫下一封休書，教了一乘轎子，要休楊氏到娘家去。楊氏道：「我不曾做什麼歹事，你怎麼休得我？」一腳道：「姦夫都扒上牀來，還說不做歹事？」楊氏道：「或者他有歹意，進來奸我，也不可。我其實不曾約他進來。」一腳道：「你既不曾約他，把二門開了等哪一個？」楊氏賭神罰咒，說不曾開門，一腳哪裡肯信？不由她情願，要勉強扯進轎子。

楊氏痛哭道：「幾年恩愛夫妻，虧你下得這雙毒手，就要休我，也等訪得實了休也未遲。昨夜上牀的人，你又不曾看見他的面貌，聽見他的聲音，糊裡糊塗，焉知不是做夢？就是二門開了，或者是手下人忘記，不曾關也不可。我如今為這樁冤枉的事休了回去，就死也不得甘心。求你積個陰德，暫且留我在家，細細地查訪，若還沒有歹事，你還替我做夫妻；若有一毫形跡，憑你處死就是了，何須休得？」說完，悲悲切切，好不哭得傷心。

一腳聽了，有些過意不去，也不叫走，也不叫住，低了頭只不則聲。陳氏料他決要中止，故意跪下來討饒，說：「求你恕她個初犯，以後若再不正氣，一總處她就是了。」又對楊氏道：「從今以後要改過自新，不可再蹈前轍。」一腳原要留她，故意把虛人情做在陳氏面上，就發落她進房去了。

從此以後，留便留在家中，日間不共桌，夜裡不同牀，楊氏只吃得他一碗飯，其實也只當休了的一般。她只說那夜進房的果然是表兄，無緣無故走來沾污人的清名，心上恨他不過，每日起來定在家堂香火面前狠咒一次。不說表兄的姓名，只說：「走來算計我的，教他如何如何；我若約他進來，教我如何如何；定要求菩薩神明昭雪我的冤枉，好待丈夫回心轉意。」咒了許多時，也不見丈夫回心，也不見表兄有什麼災難。

忽然一夜，一腳與陳氏並頭睡到三更，一齊醒來，下身兩件東西，無心湊在一處，不知不覺自然會運動起來，覺得比往夜更加有趣。完事之後，一腳問道：「同是一般取樂，為什麼今夜的光景有些不同？」一連問了幾聲，再不見答應一句。只說她怕羞不好開口，誰想過了一會，忽然流下淚來。一腳問是什麼緣故？她究竟不肯回言。從三更哭起，哭到五更，再勸不住，一腳只得摟了同睡。

睡到天明，正要問她夜間的緣故，誰想睜眼一看，不是陳氏，卻是楊氏，把一腳嚇了一跳。思量昨夜明明與陳氏一齊上牀，一齊睡去，為什麼換了她來？想過一會，又疑心道：「這畢竟是陳氏要替我兩個和事，怕我不肯，故意睡到半夜，自己走過去，把她送了來，一定是這個緣故了。」起先不知，是摟著的，如今曉得，就把身離開了。

卻說楊氏昨夜原在自家房裡一人獨宿，誰想半夜之後從夢中醒來，忽然與丈夫睡在一處，只說他念我結髮之情，一向在那邊睡不過意，半夜想起，特地走來請罪的。所以丈夫問她，再不答應。只因生疏了許久，不好就說肉麻的話，想起前情，唯有痛哭而已。及至睡到天明，掀開帳子一看，竟不在自己房中，卻睡在陳氏的牀上，又疑心又沒趣，急急爬下牀來尋衣服穿。誰想裙襖褶褲都是陳氏所穿之物，自己的衣服半件也沒有。

正在張惶之際，只見陳氏倒穿了她的衣服走進房來，掀開帳子，對著一腳罵道：「奸巧烏龜做的好事！你心上割捨不得，要與她私和，就該到她房裡去睡，為什麼在睡夢之中把我抬過去，把她扯過來，難道我該替她守空房，她該替我做實事的麼？」

一腳只說陳氏做定圈套，替他了和事，故意來取笑他。就答應道：「你倒趁我睡著了，走去換別人來，我不埋怨你就夠了，你反裝聾做啞來罵我？」陳氏又變下臉來，對楊氏道：「就是他扯你過來，你也該自重，你有你的牀，我有我的鋪，為什麼把我的氈條褥子墊了你們做把戲？難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該留與表兄睡的麼？」楊氏羞得頓口無言，只得也穿了陳氏的衣服走過房去。夫妻三個都像做夢一般，一日疑心到晚，再想不著是什麼緣故。

及至點燈的時節，陳氏對一腳道：「你心上丟不得她，趁早過去，不要睡到半夜三更，又把我當了死屍抬來抬去！」一腳道：「除非是鬼攝去的，我並不曾抬你。」兩人脫衣上牀，陳氏兩隻手死緊把一腳摟住，睡夢裡也不肯放鬆，只怕自己被人抬去。上牀一覺直睡到天明，及至醒來一看，摟的是個竹夫人，丈夫不知哪裡去了？流水爬起來，披了衣服，趕到楊氏房中，掀開帳子一看，只見丈夫與楊氏四隻手摟成一團，嘴對嘴，鼻對鼻，一線也不差。陳氏氣得亂抖，就趁他在睡夢之中，把丈夫一個嘴巴，連楊氏一齊嚇醒。各人睜開眼睛，你相我，我相你，不知又是幾時湊著的。

陳氏罵道：「奸烏龜，巧王八！教你明明白白地過來，偏生不肯，定要到半夜三更瞞了人來做賊。我前夜著了鬼，你難道昨夜也著了鬼不成？好好起來對我說個明白！」一卿道：「我昨夜不曾動一動，為什麼會到這邊來，這樁事著實有些古怪。」陳氏不信，又與他爭了一番。一卿道：「我有個法子，今夜我在你房裡睡，把兩邊門都鎖了，且看可有變動。若平安無事，就是我的詭計；萬一再有怪事出來，就無疑是鬼了，畢竟要請個道士來遣送。難道一家的人把他當做傀儡，今日挈過東、明日挈過西不成？」陳氏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到了晚間，先把楊氏的房門鎖了。二人一齊進房，教丫鬟外面加鎖，裡面加栓，脫衣上牀，依舊摟做一處。這一夜只因怕鬼，二人都睡不著，一直醒到四更，不見一些響動，直到雞啼方才睡去。一卿醒轉來，天還未明，伸手把陳氏一摸，竟不見了。只說去上馬桶，連喚幾聲，不見答應，就著了忙。

叫丫鬟快點起燈來，把房門開了，各處搜尋，不見一毫形跡，及至尋到茅坑隔壁，只見她披頭散髮，在豬圈之中摟著一個癩豬同睡。喚也不醒，推也不動，竟像吃酒醉的一般。一卿要教丫鬟抬她進去，又怕醒轉來，自己不曉得，反要胡賴別人；要丟她在那邊，自己去睡，心上又不忍。只得坐在豬圈外，守她醒來。

楊氏也坐在那邊，一來看她，二來與一卿做伴。一卿歎口氣道：「好好一份人家，弄出這許多怪事，自然是妖怪了，將來怎麼被他攪擾得過？」楊氏道：「你昨日說要請道士遣送，如今再遲不得了。」一卿道：「口便是這等說，如今的道士個個是騙人的，哪裡有什麼法術？」楊氏道：「遣得去遣不去也要做做看，難道好由他不成？」

兩個不曾說得完，只見陳氏在豬圈裡伸腰歎氣，丫鬟曉得要醒了，走到身邊把她搖兩搖道：「二娘，快醒來，這裡不便，請進去睡。」陳氏朦朧朧地應道：「我不是什麼二娘，是個有法術的道士，來替你家遣妖怪的。」丫鬟只說她做夢，依舊攀住身子亂搖，誰想她立起身來，高聲大叫道：「捉妖怪，捉妖怪！」一面喊，一面走，不像往常的腳步，竟是男子一般。兩三步跨進中堂，爬上一張桌子，對丫鬟道：「快取寶劍法水來！」一家人個個嚇得沒主意，都定著眼睛相她。她又對丫鬟道：「你若不取來，我就先拿你做了妖怪，試試我的拳頭。」說完一隻手捏了丫鬟的頭髮，輕輕提上桌子；一隻手捏了拳頭，把丫鬟亂打。丫鬟喊道：「二娘，不要打，放我下去取來就是。」陳氏依舊把丫鬟提了，朝外一丟，丟去一丈多路。

一卿看見這個光景，曉得有神道附住她了，就教丫鬟當真去取來，丫鬟舀一碗淨水，取一把腰刀，遞與她。她就步罡捏訣，竟與道士一般做作起來。念完一個咒，把水碗打碎，跳下一張台子，走到自己房中，拿一條束腰帶子套在自家頸上，一隻手牽了出來，對眾人道：「妖怪拿到了，這是什麼怪事，是她做起，待我教她招來。」對著空中問道：「頭一樁怪事，你為什麼用毒藥害人？害又害不死，反而把她醫好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問了兩遭，空中不見有人答應，她又道：「你若不招，我就動手了！」

將刀背朝自己身上重重打了上百，自己又喊道：「不消打，招就是了。我當初嫁來的時節，原說她害的是死症，要想自己做大的。後來見她不死，所以買毒藥來催她，不知什麼緣故反醫活了，這樁事是真的。」

歇息一會，自己又問道：「第二樁怪事，你為什麼把丈夫的東西，偷到爺娘家去，反把賊情事冤屈做大的？這是哪個教你的法子？」自己又答應道：「這個法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。她瘋病未好之先，曾對我講，說丈夫有慳吝的毛病，家中不見了東西，定要與她啣氣；啣氣之後，定有幾夜不同牀。我後來見他兩個相處得好，氣忿不過，就用這個法子擺佈她。這樁事也是真的。」

自己又問道：「第三樁怪事，楊氏是個冰清玉潔之人，並不曾做歹事，那晚她表兄來借宿，你為什麼假裝男子走去摸丈夫的鬍鬚，累她受那樣的冤屈？這個法子又是那個教你的？」自己又應道：「這也是大娘教我的。他說初來之時，與表兄說話，丈夫疑她有私。後來她的表兄恰好來借宿，我就用這個法子離間她。這樁事是她自己說話不留心，我固然該死，她也該認些不是。我做的怪事只有這三樁，要第四件就沒有了。後來把我們抬來抬去的事不知是那個做的，也求神道說個明白。」

自己又應道：「抬你們的就是我。我見楊氏終日哀告，要我替她伸冤，故此顯個神通驚嚇你，只說你做了虧心之事，見有神明幫助她，自然會驚心改過。誰想你全不懊悔，反要欺凌丈夫，毆辱楊氏，故此索性顯個神通，扯你與癩豬同宿。今日把她的冤枉說明，破了一家人的疑惑，你以後卻要改過自新，若再如此，我就不肯輕恕你了。」

楊氏聽了這些話，快活到極處，反痛哭起來，只曉得是神道，不記得是仇人，倒跪了陳氏，嗑上無數的頭。一卿心上思量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她又不曾到哪裡去，娘家又不分有人來，當初的毒藥是那個替她買來的？偷的東西又是哪個替她運去的？畢竟有些不明白。」

正在那邊疑惑，只見她父親與隔壁的婆婆聽見這樁異事，都趕來看。只說她既有神道附了，畢竟曉得過去未來，都要問她終身之事。不想走到面前，陳氏把一隻手揪住兩個的頭髮，一隻手掉轉了刀背，一面打，一面問道：「毒藥是那個買來的？東西是那個運去的？快快招來！」起先兩個還不肯說，後來被她打得頭破血流，熬不住了，只得各人招出來。

一卿到此，方才曉得是真正神道，也對了陳氏亂拜。拜過之後，陳氏舞弄半日，精神倦了，不覺一跤跌倒，從桌上滾到地下，就動也不動。眾人只說她跌死，走去一看，原來還像起先閉了眼，張了口，呼呼地睡，像個醉漢的一般，只少個癩豬做伴。眾人只得把她抬上牀去，過了一夜，方才甦醒。

問她昨日舞弄之事，一毫不知，只說在睡夢之中，被個神道打了無數刀背。一卿道：「可曾教你招什麼話麼？」她只是模糊答應，不肯說明。哪裡曉得隱微之事，已曾親口告訴別人過了。後來雖然不死，也染了一樁惡疾，與楊氏當初的病源大同小異，只是楊氏該造化，有人把毒藥醫她；她自己姑息，不肯用那樣虎狼之劑，所以害了一世，不能夠與丈夫同牀。你道陳氏她染的是什麼惡疾？原來只因那一晚摟了癩豬同睡，豬倒好了，把癩瘡盡過與她，雪白粉嫩的肌膚，變做牛皮蛇殼，一卿靠著她，就要喊叫起來。便宜了個不會吃醋的楊夫人，享了一生忠厚之福，可見新醋是吃不得的。

我這回小說，不但說做小的不該醋大，也要使做大的看了，曉得這件東西，不論新陳，總是不吃的妙。若使楊氏是個醋量高的，終日與陳氏吵吵鬧鬧，使家堂香火不得安生，那鬼神不算計她也夠了，哪裡還肯幫襯她？無論瘋病不得好，連後來那身癩瘡，焉知不是她的晦氣？天下做大的人，忠厚到楊氏也沒處去了，究竟不曾吃虧，反討了便宜去。可見世間的醋，不但不該吃，也盡不必吃。我起先那些吃醋的注解，原是說來解嘲的，不可當了實事做。

「評」

這回小說，天下人看了，都要怪他說得不經。世上哪有小反醋大之理？不知做大的醋小，一百個之中有九〇九個；做小的醋大，一百個之中也有九〇九個。只是做大的醋小，發洩得出；做小的醋大，發洩不出。雖有內外之分，其醋一也。這回小說，即使天下做小的看了，也都服他是誅心之論。